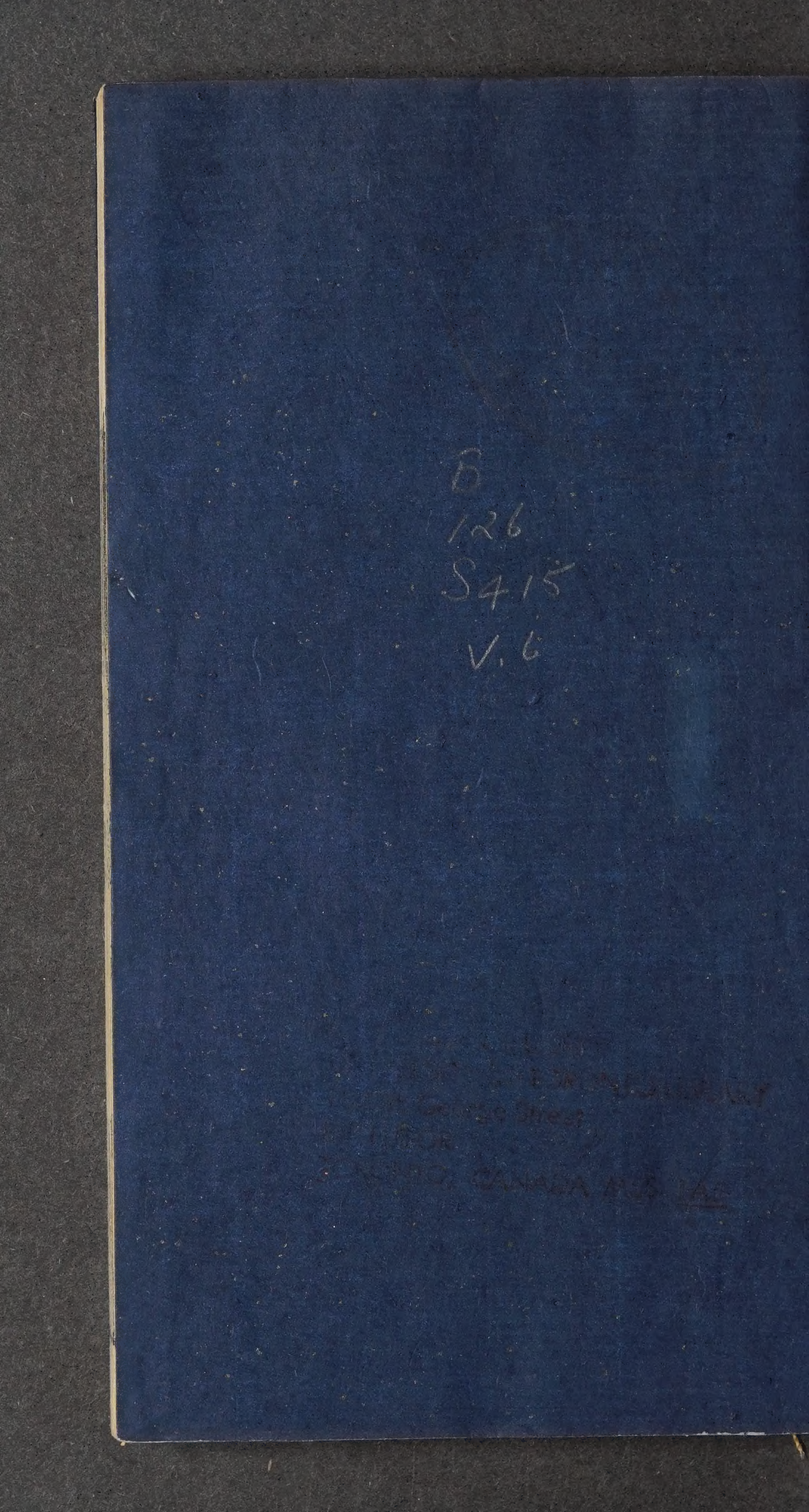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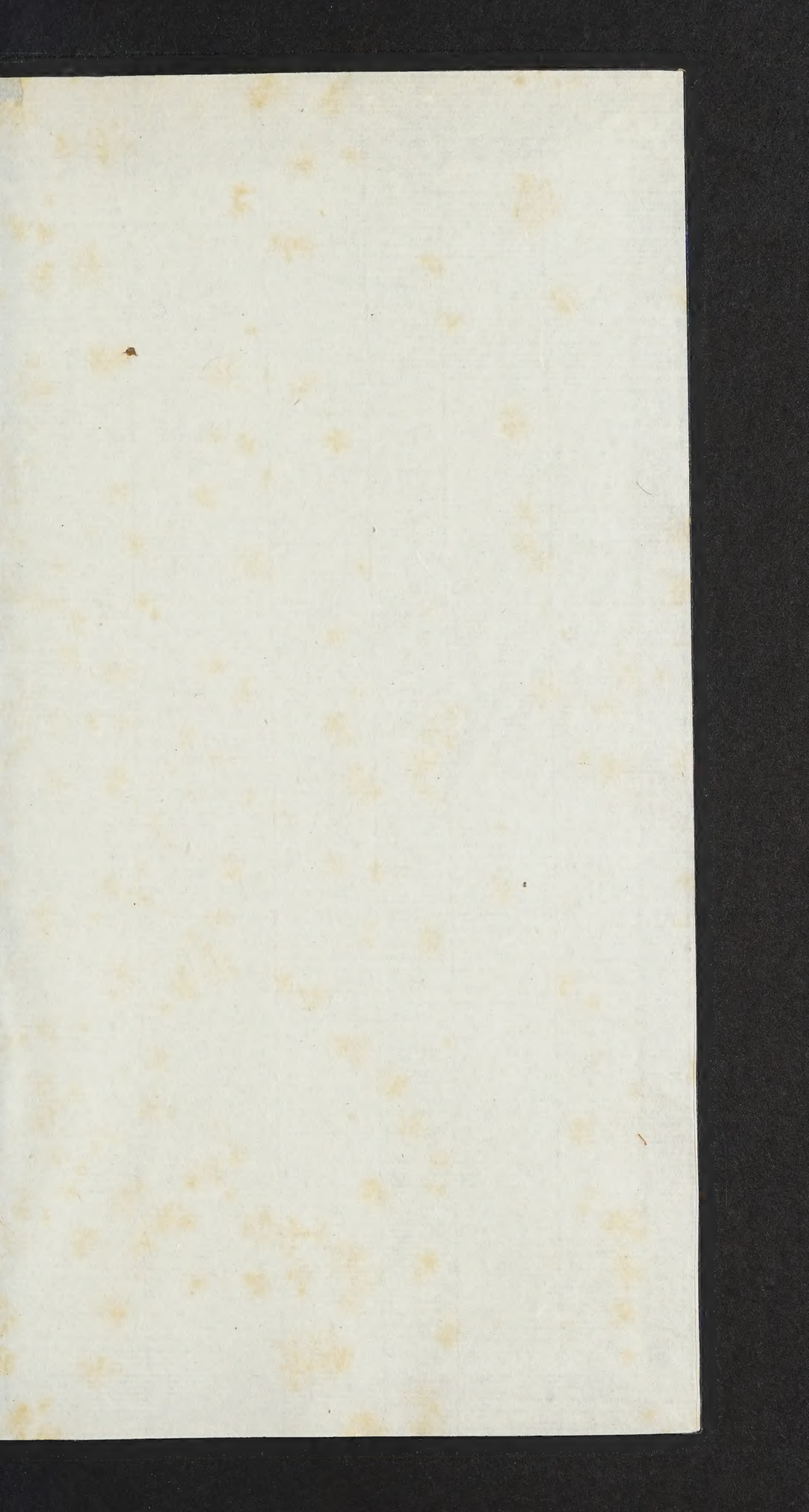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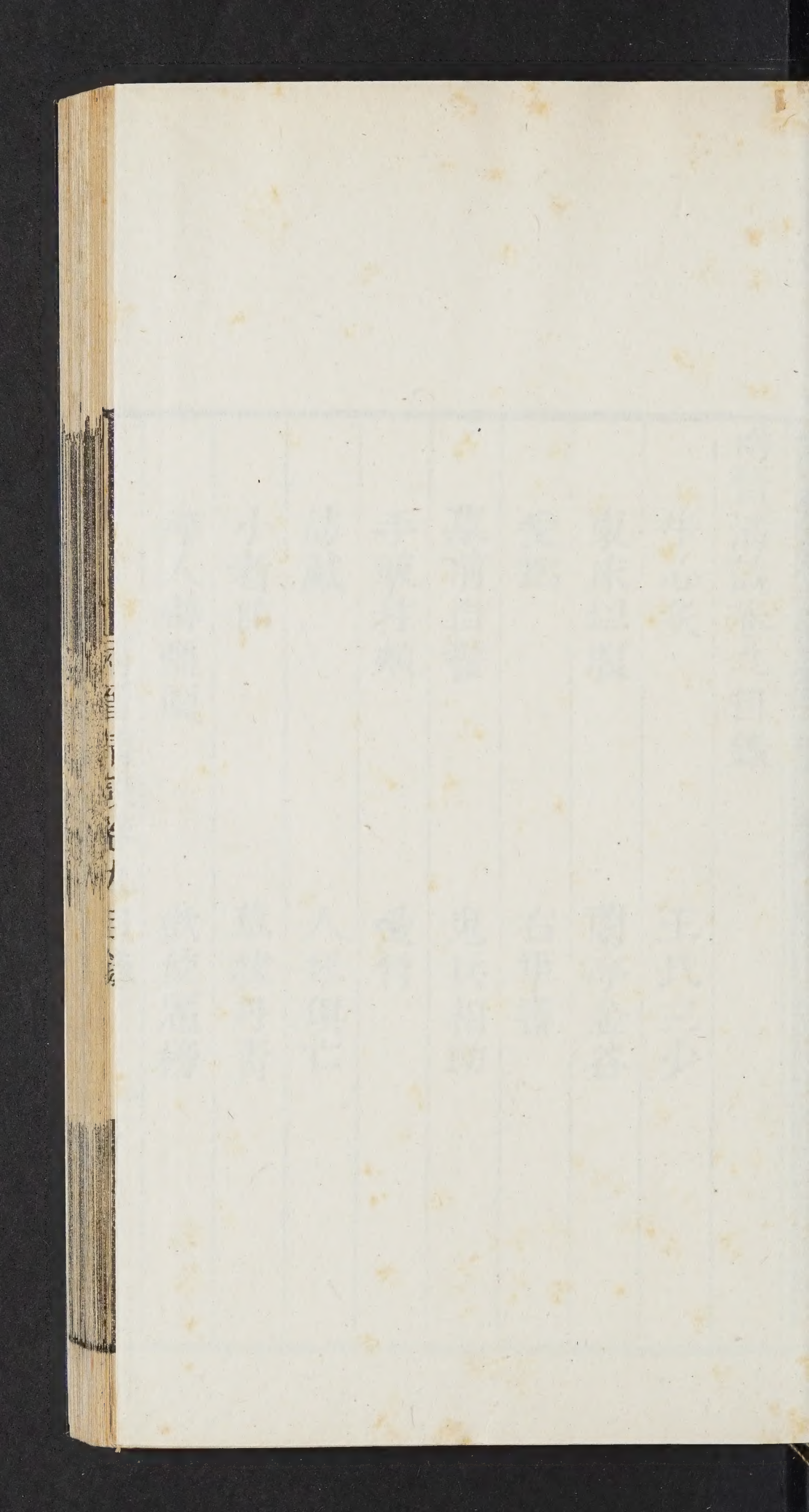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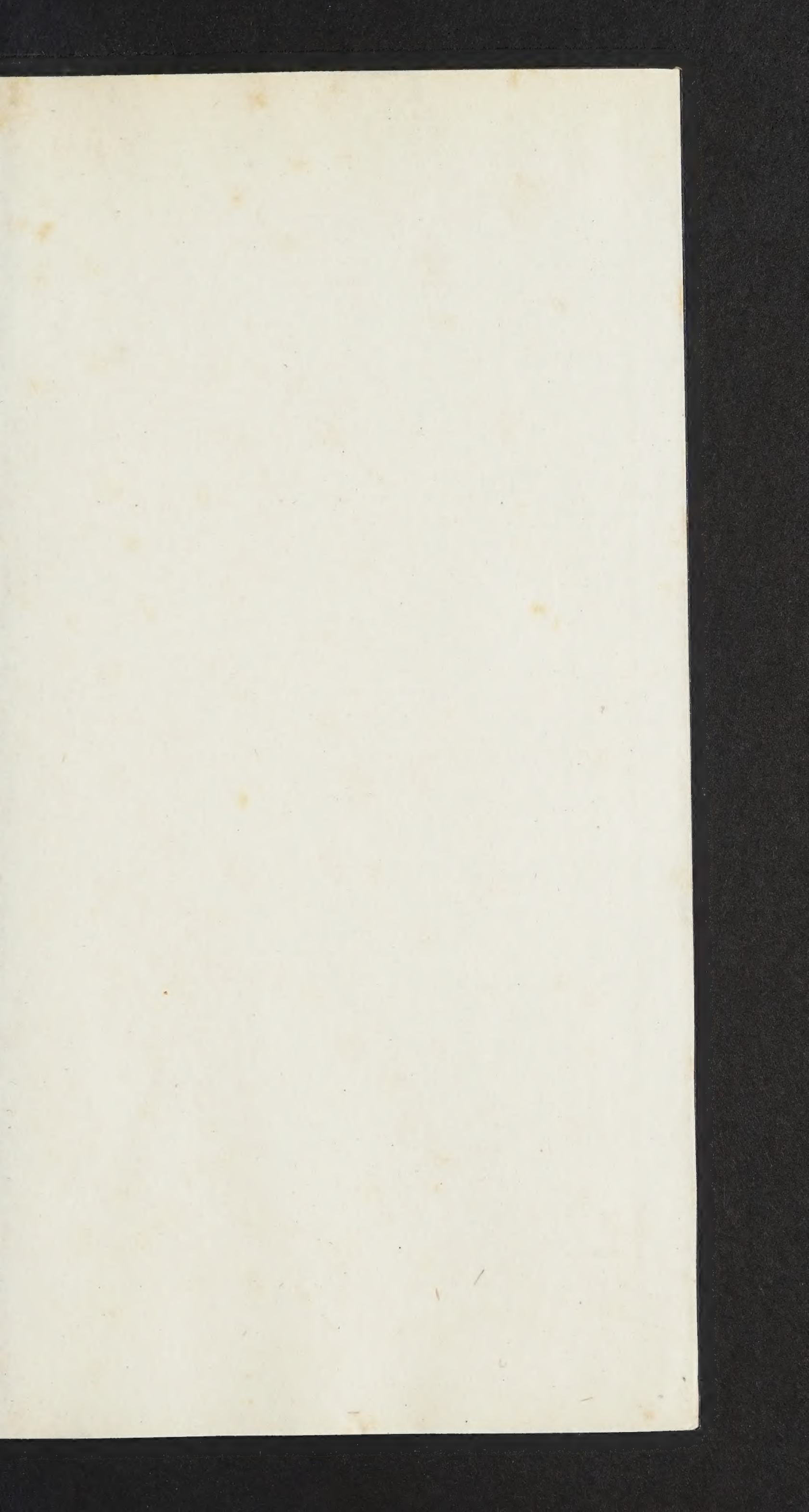








兩晉清談卷九目錄

拾皴飯粘

兩晉清談卷九

華亭王如金善香氏校

牛心炙　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導之從子祖正尚書郎父曠淮南太守元帝之過江也曠首創其議羲之幼訥於言人未之奇年十三嘗謁周顗顗察而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噉顗先割啗羲之於是始知名

王氏三少　羲之爲從伯敦導所器重時陳留阮裕有重名爲敦主簿敦嘗謂羲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當不減阮主簿裕亦目羲之與王承王悅爲王氏

三少

東牀坦腹　太尉郄鑒使門生求女壻於導導令就東廂徧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唯一人在東牀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壻邪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

蘭亭金谷　羲之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山與羲之同好嘗與同志宴集於

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爲之序或以潘岳金谷詩序方其文羲之比於石崇聞而甚喜

愛鵝　羲之性愛鵝會稽有孤居姥養一鵝善鳴求市未得遂携親友命駕就觀姥聞羲之將至烹以待之羲之歎惜彌日又山陰有一道士養好鵝羲之往觀意甚悅固求市之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羣相贈耳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

右軍書　羲之嘗詣門生家見棐几滑淨因書之眞草相半後爲其父誤刮去之門生驚懊者累日又嘗

在蕺山見一老姥持六角竹扇賣之羲之書其扇各爲五字姥初有慍色因謂姥曰但言是王右軍書以求百錢邪姥如其言人競買之他日姥又持扇來羲之笑而不答云羲之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行比張芝草猶當雁行也曾與人書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後之也羲之書初不勝庾翼郗愔及其暮年方妙嘗以章草答庾亮而翼深歎伏因與羲之書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顛狽遂乃亡失常歎妙迹永絕

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

墓前自誓　羲之與王述不協遂稱病去郡於父母墓前自誓曰維永和十一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小子羲之敢告二尊之靈羲之不天夙遭閔凶不蒙過庭之訓母兄鞠育得漸庶幾遂因人乏蒙國寵榮進無忠孝之節退違推賢之義每仰詠老氏周任之誡常恐斯亡無日憂及宗祀豈在微身而已是用寤寐永嘆若墜深谷止足之分定之於今謹以今月吉辰肆筵設席稽顙歸誠告誓先靈自

今之後敢渝此心貪冒苟進是有無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載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誠有如皦日羲之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游弋釣爲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採藥石不遠千里徧游東中諸郡窮諸名山泛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死謝安嘗謂羲之曰中年以來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須正賴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其樂懽之趣朝廷以其誓苦亦不復徵之時劉惔爲丹陽

尹許詢嘗就惔宿牀帷新麗飲食豐甘詢曰若此
保全殊勝東山惔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保
此羲之在坐曰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二人並
有媿色

鬼兵相助　羲之次子凝之亦工草隸仕歷江州刺史
左將軍會稽內史王氏世事張氏五斗米道凝之
彌篤孫恩之攻會稽寮佐請爲之備凝之不從方
入靖室請禱出語諸將佐曰吾已請大道鬼兵相
助賊自破矣遂爲孫恩所害

手版拄頰　王徽之字子猷性卓犖不羈爲大司馬桓溫參軍蓬首散帶不綜府事又爲車騎桓冲騎兵參軍冲問卿署何曹對曰似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嘗從冲行值暴雨徽之因下馬排入車中謂曰公豈得獨擅一車冲嘗謂徽之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徽之初不酬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

愛竹　吳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徽之欲觀之便出坐

輿造竹下諷嘯良久主人灑掃請坐徽之不顧將出主人乃閉門徽之便以此賞之盡歡而去嘗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或問故徽之但嘯咏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邪

訪戴　徽之嘗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望皓然獨酌酒咏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逵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反人問故徽之曰本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安道邪

人琴俱亡　徽之棄官求歸與獻之俱病篤時有術人

云人命應終而有生人樂代者則死者可生徽之曰吾才位不如弟請以餘年代之術者曰代死者以己年有餘得以足亡者耳今君與弟算俱盡何代也未幾獻之卒徽之奔喪不哭直上靈牀坐取獻之琴彈之久而不調歎曰嗚呼子敬人琴俱亡遂頓絕

小者佳　王獻之字子敬少有盛名而高邁不羈雖閑居終日容止不怠風流爲一時之冠年數歲嘗觀門生摴蒲曰南風不競門生曰此郎亦管中窺豹

時見一斑獻之怒曰遠慚荀奉倩近媿劉眞長遂拂衣而去嘗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温而已旣出客問王氏兄弟優劣安曰小者佳客問故安曰吉人之辭寡以其少言故知之嘗與徽之共在一室忽火發徽之遽走取履獻之神色恬然徐呼左右扶出夜臥齋中有偷人入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靑氊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羣偷驚走

草隸丹靑　獻之工草隸善丹靑七八歲時學書羲之

密從後掣其筆不得嘆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嘗書壁爲方丈大字羲之甚以爲能觀者數百人桓溫嘗使書扇筆誤落因畫作烏駮牸牛甚妙

徑入辟彊園　獻之嘗經吳郡聞顧辟彊有名園先不相識乘平肩輿徑入時辟彊方集賓友而獻之游歷旣畢傍若無人辟彊勃然數之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士非道也失是二者不足齒之傖耳便驅出門獻之傲如也不以屑意

欲使題榜　孝武帝太元中新起太極殿謝安欲使獻

之題榜以爲萬代寶而難言之試謂曰魏將凌雲
殿榜未題而匠者誤釘之不可下乃使韋仲將懸
橙書之比訖鬚鬢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宜絕
此法獻之揣知其旨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
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之逼
安又問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故當不同安曰外
論不爾答曰人那得知

郄家離婚　獻之遇疾家人爲上章道家法應首過問
其有何得失對曰不覺餘事惟憶與郄家離婚獻

之前妻郄曇女也

各爲一奩　羲之草隸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獻之骨力遠不及父而頗有媚趣桓元雅愛其父子書各爲一奩置左右以玩之

遣婦求仙　許邁字叔元一名映丹陽句容人家世士族而邁少恬靜不慕仕進未弱冠嘗造郭璞璞爲之筮遇泰之上六爻發璞謂曰君元吉自天宜學升遐之道時南海太守鮑靚隱跡潛遁人莫知之邁乃往候之探其至要父母尚存未忍違親謂餘

杭懸霤山近延陵之茅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岳
陳安世茅季偉常所游處於是立精舍於懸霤而
往來茅嶺之洞室放絕世務以尋仙館朔望時節
還家自省而已父母既終乃遣婦孫氏還家遂携
其同志徧游名山初採藥於桐廬縣之桓山餌朮
三年時欲斷穀以此山近人不得專一四面藩之
好道之徒欲相見者登樓與語以此爲樂嘗服氣
一氣千餘息永和二年移入臨安西山登巖茹芝
眇爾自得有終焉之志乃改名元字遠遊與婦書

告別又著詩十二首論神仙之事羲之造之未嘗不彌日忘歸相與爲世外之交元遺羲之書云自山陰南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羲之自爲之傳述靈異之迹甚多不可詳記元自後莫測所終好道者謂之羽化云

心慕手追　唐太宗論王氏父子書法制曰書契之興肇乎中古繩文鳥跡不足可觀末代去朴歸華舒牋點翰爭相誇尚競其工拙伯英臨池之妙無復

餘踪師宜懸帳之奇罕有遺跡逮乎鍾王以降畧可言焉鍾雖擅美一時亦爲迥絕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至於布纖濃分疎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但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語其大量以此爲瑕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疎瘦如隆冬之枯樹覽其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槎枒而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羈羸而不放縱兼斯二者故翰墨之病歟子雲近世擅名江表然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行若縈春蚓字字若

綃秋蛇臥王蒙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雖秃千兎之翰聚無一毫之筋窮萬穀之皮斂無半分之骨以茲播美非其濫名邪此數子者皆譽過其實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唯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正玩之不覺爲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

冠裂　王遜字邵伯魏興人在寧州刺史時李驤等渡

瀘水寇寧州遜使將軍姚崇爨琛拒之戰於堂狼大破驤等崇追至瀘水透水死者千餘人崇以道遠不敢渡水遜以崇不窮追也怒囚羣帥執崇鞭之怒甚髮上衝冠冠爲之裂夜中卒

軺軒載耒　桓宣譙國銍人鎭襄陽招懷初附勸課農桑簡刑罰畧威儀或載鉏耒於軺軒或親芸穫於隴畝十餘年間石季龍再遣騎攻之宣能得衆心每以寡弱距守

柯亭笛　桓伊字叔夏善音樂盡一時之妙爲江左第

一有蔡邕柯亭笛常自吹之王徽之赴召京師泊舟青溪側素不與徽之相識伊於岸上過船中客稱伊小字曰此桓野王也徽之便令人謂伊曰聞君善吹笛試爲我一奏伊是時已貴顯素聞徽之名便下車踞胡牀爲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

請以筝歌　謝安爲王國寶所構嫌隙遂成帝召伊飲宴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無忤即吹爲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筝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韻合歌

管請以箏歌并請一吹笛人帝乃勅御伎奏笛伊又云御府人於臣必自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便串帝乃許召之奴旣吹笛伊便撫箏而歌怨詩曰爲君旣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聲節慷慨俛仰可觀安泣下沾衿乃越席而就之捋其鬚曰使君於此不凡帝甚有媿色

以舌擊賊　朱伺字仲文安陸人以功封亭侯領騎督時西陽夸賊抄掠江夏太守楊珉每請督將議拒

賊之計何獨不言琨曰朱將軍何以不言答曰諸人以舌擊賊何惟以力耳琨又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每得勝邪何曰兩敵共對唯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

白龜救渡　毛寶字碩眞滎陽陽武人初在武昌軍人有於市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養之漸大放諸江中邾城之敗養龜人被鎧持刀自投水中如覺墮一石上視之乃先所養白龜長五六尺送至東岸得免

邵氏突圍　邵氏邵續女也適劉遐驍果有父風遐甞爲石季龍所圍妻單將數騎拔遐出於萬衆之中及田防等欲爲亂遐妻止之不從乃密起火燒甲仗都盡

斬蛟　鄧遐字應遠勇力絶人氣蓋當時人方之樊噲桓温以爲叅軍數從温征伐歷冠軍將軍數郡太守號爲名將襄陽城北沔水中有蛟常爲人害遐遂拔劒入水蛟繞遐足遐揮劒截蛟數段而出

夫人城　朱序字次倫義陽人爲梁州刺史鎮襄陽是

歲苻堅遣其將苻丕等率衆圍序序固守賊糧將盡率衆苦攻之初苻丕之來攻也序母韓氏登城履行謂西北角當先受弊遂領百餘婢并城中女丁於其角斜築城二十餘丈賊攻西北角果潰衆便固新城丕遂引退襄陽人謂此城爲夫人城

使婢丸藥　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少好學師事同郡譙周仕蜀爲觀閣令史宦人黃皓專權大臣皆曲意附之壽獨不爲之屈由是屢被譴黜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爲貶議及蜀平

坐是而沉滯者累年司空張華愛其才以壽雖不
遠嫌原情不至貶廢舉爲孝廉除佐著作郎

三國志　壽撰蜀相諸葛亮集又撰魏吳蜀三國志凡
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
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已書而張華深喜之謂
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

爲作佳傳　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
千斛米見與當爲尊公作佳傳丁不與竟不爲立
傳壽父爲馬謖參軍謖爲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

被髡諸葛瞻又輕壽壽爲亮立傳謂亮將畧非長無應敵之才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

通元經　王長文字德㕙廣漢郪人少以才學知名而放蕩不羈州辟别駕微服竊出莫知所之后於成都市中蹲踞齧胡餅刺史知其不屈禮遣之閉門自守不交人事著書四卷擬易名曰通元經有文言卦象可用卜筮同郡馬秀曰楊雄作太元惟桓譚以爲必傳後世晚遭陸績元道遂名長文通元

經未遭陸績君出耳

續漢書　司馬彪字紹統泰始中爲秘書丞注莊子作九州春秋以爲先王立史官以書時事載善惡以爲沮勸撮教世之要也是以春秋不修則仲尼理之闕雎既亂則師摯修之前哲豈好煩哉蓋不得已故也漢氏中興訖於建安忠臣義士亦以昭著而時無良史記述煩雜譙周雖已刪除然猶未盡安順以下亡缺者多彪乃討論衆書綴其所聞起於世祖終於孝獻編年二百錄世十二通綜上下

旁貫庶事爲紀志傳凡八十篇號曰續漢書

古史考　初譙周以司馬遷史記書周秦以上或採俗語百家之言不專據正經周於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糾遷之謬誤彪復以周爲未盡善也條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爲不當多據汲冢紀年之義亦行於世

私撰晉書　王隱字處叔陳郡人父銓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隱受父遺業西都舊事多所諳究太興初召隱及郭璞俱爲著作郎令撰晉史

豫平王敦功賜爵平陵鄉侯時著作郎虞預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訪於隱并借隱所著書竊寫之所聞漸廣是後更疾隱形於言色預既豪族交結權貴共為朋黨以斥隱竟以謗免黜歸於家貧無資用書遂不就乃依征西將軍庾亮於武昌亮供其紙筆書乃得成詣闕上之隱雖好著述而文辭鄙拙蕪舛不倫其書次第可觀者皆其父所撰

談論忘食　孫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幼孤及長博學

善言名理於時殷浩擅名一時與抗論者惟盛而已盛嘗詣浩談論對食奮擲麈尾毛悉落飯中食冷而復煖者數四至暮忘飡理竟不定盛又著醫卜及易象妙於見形論浩等竟無以難之

晉陽秋　盛自少至老手不釋卷著魏氏春秋晉陽秋并造詩賦論難復數十篇晉陽秋詞直而理正咸稱良史焉旣而桓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爲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說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遽拜謝謂請刪改之時盛年老還家

性方嚴有軌憲雖子孫斑白而庭訓愈峻至此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爲百口切計盛大怒諸子遂竊改之盛寫兩定本寄於慕容儁大元中孝武帝博求異聞始於遼東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書遂兩存

欲齊莊周　盛子放字齊莊幼稱令慧年七八歲在荊州與父俱從庾亮獵亮曰君亦來耶應聲答曰無小無大從公於邁亮又問欲齊何莊放曰欲齊莊周亮曰不慕仲尼耶答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

所及亮歎曰王輔嗣弗過也

重呼奴父也　庾翼子爰客嘗候孫盛見其子放而問曰安國何在放曰庾稚恭家爰客大笑曰諸孫太盛有見如此放曰未若諸庾翼翼旣而語人曰我故得重呼奴父也

鬼之董狐　干寶字令升新蔡人王導請爲司徒右長史遷散騎常侍著晉紀自宣帝迄於愍帝五十三年凡二十卷奏之其書簡略直而能婉咸稱良史寶父先有寵婢母甚妒父亡母乃生推婢於墓中後

十餘年母喪開墓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輙語之考校悉驗地中亦不覺爲惡旣而嫁之生子又寶兄嘗病氣絶積日不冷後遂寤云見天地間鬼神事如夢覺不自知死寶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名爲搜神記凡二十卷以示劉惔惔曰卿可謂鬼之董狐

誤死誤活　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爲桓溫西曹主簿親遇隆密時溫有大志追蜀人知天文者至夜執

手問國家祚運修短云世祀方永温疑其難言乃飾詞云如君言豈獨吾福乃蒼生之幸然今日之語自可令盡必有小小厄運亦宜說之星人曰太微紫微文昌三宫氣候如此决無憂虞至五十年外不論耳温不悦乃止異日送絹一疋錢五千文與之星人馳詣習鑿齒曰家在益州被命遠下今受旨自裁無由致其骸骨緣君仁厚乞爲摽碣棺木耳鑿齒問故星人曰賜絹一疋令僕自裁惠錢五千以買棺耳鑿齒曰君幾誤死君嘗聞千知星

宿有不覆之義乎此以絹戲君以錢供道中資是
聽君去耳星人大喜明便詣溫別溫問去意以鑿
齒言答溫笑曰鑿齒憂君誤死君定是誤活然徒
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
佳對　桑門釋道安俊辯有高才自北至荊州與鑿齒
初相見道安曰彌天釋道安鑿齒曰四海習鑿齒
時人以爲佳對
與桓祕書　鑿齒既罷郡歸與祕書曰吾以去年五月
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畧無懽情痛惻之事故

非書言之所能具也每定省家舅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惆悵極多撫乘躊躇慨爾而泣曰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隕斃裴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瑣瑣常流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方寸哉夫芬芳起於椒蘭清響生乎琳琅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大之餘風高尚而邁德者

必有朂勝之遺事若向八君子者千載猶使義想其
爲人況相去之不遠乎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焉知今日之才
不如疇辰百年之後吾與足下不並爲景升乎其
風期俊邁如此
漢晉春秋　桓温覬覦非望鑿齒著漢晉春秋以裁正
之起漢光武終晉愍帝於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爲
正魏雖受漢禪晉尚爲篡逆至　文帝平蜀乃爲
漢亡而晉始興焉引世祖諱炎興而爲禪受明天
心不可以勢力強也凡五十四卷

一人有半　鑿齒以脚疾廢於里巷及襄陽陷於苻堅堅素聞其名與道安俱輿而致焉既見與語大悅之賜遺甚厚又以其蹇疾與諸鎮書昔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有半耳

徐公小過　徐廣字野民東莞姑幕人初桓元篡位帝出宮廣陪列悲動左右及劉裕受禪恭帝遜位廣獨哀感涕泗交流謝晦見之謂曰徐公將毋小過也廣收淚而言曰君為宋朝佐命吾乃晉室遺老憂喜之事固不同時乃更歔欷固辭衰老乞歸桑

梓

晉紀　廣領著作勒成晉紀凡四十六卷又奉詔撰車服儀注及答禮問行於世

卿速步　顧和字君孝二歲喪父總角便有清操族叔榮雅重之曰此吾家麒麟興吾宗者必此子也時宗人球亦有令譽爲州別駕榮謂之曰卿速步君孝超卿矣

難測地　王導辟和爲揚州從事月旦當朝未入停車門外周顗遇之和方擇虱夷然不動顗既過顧指

和心曰此中何所有和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

顗入謂導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導亦以爲然

八部從事　王導遣八部從事之部和爲下傳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和獨無言導問和卿何所聞答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察察爲政導咨嗟稱善

冕旒珠玉　和爲侍中初中興東遷舊章多缺而冕旒飾以翡翠珊瑚及雜珠等和奏舊冕有十二旒皆用玉珠今用雜珠等非禮若不能用玉可用白璇

成帝於是始下太常改之

保母周氏　帝保母周氏有阿保之勞欲假其名號內外皆奉詔和獨上疏以爲周氏保祐聖躬不遺其勲第舍供給擬於戚屬恩澤所加已爲過隆若假名號記籍未見明比唯漢靈帝以乳母趙嬈爲平氏君此末代之私恩非先代之令典且君舉必書將軌物垂則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帝從之

招魂葬　袁瓌字山甫陳郡陽夏人時東海王越尸旣爲石勒所焚妃裴氏求招魂葬越朝廷疑之瓌與

博士傅純議以爲招魂葬是謂埋神不可從也帝然之雖許裴氏招魂葬越遂下詔禁之

請辭故友　袁喬字彥叔與褚裒友善及康獻皇后臨朝喬與裒書曰皇太后踐登正祚臨御皇朝將軍之於國外姓之太上皇也至於皇子近屬咸有揖讓之禮而況策名入臣而交媟人父天性攸尊亦宜體國而重矣故交之好請於此辭樂絲之變墨翟致懷岐路之感楊朱興歎況與將軍游處少長雖世譽先後而臭味同歸也平昔之交與禮數而

降箕踞之歡隨時事而替雖欲虛詠濠肆脫落儀
制其能得乎來物無停變化遷代豈惟寸晷事亦
有之夫御器者神制衆以約願將軍怡情無事以
理勝爲任親杖賢達以納善爲大執筆惆悵不能
自盡論者以爲得體

行路難曲　袁山松少有才名博學有文章著後漢書
百篇衿情秀遠善音樂舊歌有行路難曲辭頗疎
質山松好之乃文其辭句婉其節制每因酣醉縱
歌之聽者莫不流涕初羊曇善唱樂桓伊能挽歌

及山松行路難繼之人謂三絕時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柏而山松每出游好令左右作挽歌人謂湛屋下陳尸山松道上行殯

代就博局　袁耽字彥道少有才氣俶儻不羈爲士類所稱桓溫少時游於博徒資産俱盡尚有負進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欲求濟於耽而耽在艱試以告焉耽略無難色遂變服懷布帽隨溫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者聞之而不相識謂之曰卿當不辦作袁彥道也遂就局十萬一擲直上百萬耽投

馬絶叫探布帽擲地曰竟識袁彦道不其通脫如此

火雞破敵　江逌字道載陳留圉人爲殷浩諮議參軍䠓姚襄去浩十里結營以逼浩浩令逌擊之逌進兵至襄營語將校曰今兵非不精而衆少於羌且其壍柵甚固難與敵力當以計破之乃取百雞以長繩連之繫火於足羣雞駭散飛集襄營襄營火發因其亂擊之襄大敗

囊螢　車胤字武子南平人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

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以夜繼日焉

車公賞會　胤與吳隱之以寒素博學知名於世又善於賞會當時每有盛坐而胤不在皆云無車公不樂謝安游集之日輒開筵待之

賀客迴車　王雅字茂達東海郯人拜太子少傅時王珣兒婚賓客車騎甚衆會聞雅拜少傅迴詣雅者過半時風俗頹敝無復廉耻然少傅之任朝望屬珣珣亦頗以自許及中詔用雅衆遂赴雅焉將拜遇雨請以繖入王珣不許之因冒雨而拜

六尺簟　王恭字孝伯嘗從其父蘊自會稽至都王忱訪之見恭所坐六尺簟忱謂其有餘因求之恭輟以送焉遂坐薦上忱見大驚恭曰吾平生無長物其簡率如此

春柳神仙　恭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嘗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嘆曰此真神仙中人也

北府兵　劉牢之字道堅彭城人面紫赤色鬚目驚人沈毅多計畫爲謝元叅軍領精銳爲前鋒百戰百

勝號北府兵與苻丕戰敗策馬跳五丈澗得脫

一人三反　牢之輕於去就參軍劉襲曰事不可者莫大於反而將軍往年反王兗州近日反司馬郎君今復欲反桓公一人而三反豈得立也語畢趨出佐吏多散走

夜夢丸土　劉敬宣牢之之長子也牢之敗奔於慕容超夢丸土而服之既覺喜曰丸者桓也丸既吞矣我當復本土也旬日而元敗遂與司馬休之還京師

舌本強　殷仲堪陳郡人能清言善屬文每云三日不

讀道德論便覺舌本間强其談理與韓康伯齊名士咸愛慕之

牀下蟻動　仲堪父師嘗患耳聰聞牀下蟻動謂之牛鬬帝素聞之而不知其人至是從容問仲堪曰患此者為誰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維谷帝有媿焉

接葬流棺　仲堪游於江濱見流棺接而葬焉旬日間門前之溝忽起為岸其夕有人通仲堪自稱徐伯元云感君之惠無以報也仲堪因問門前之岸是

何祥乎對曰水中有岸其名爲洲君將爲州言終而沒至是果臨荆州

詐服衰麻　桂陽人黃欽生父沒已久詐服衰麻言迎父喪府曹先依律詐取父母卒棄市仲堪乃曰律詐取父母寧依毆詈法棄市原此之旨當以二親生存而橫言死沒情事悖逆忍所不當故同之毆詈之科正以大辟之刑今欽生父實終沒墓在舊邦積年久遠方詐服迎喪以此爲大妄耳比之於父存言亡相殊遠矣遂活之

拾噉飯粘　仲堪在荆州連年水旱百姓饑饉仲堪食常五椀盤無餘殽飯粘落席間輙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眞素也每語子弟云人物見我受任方州謂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爾其存之

兩晉清談卷十目錄



華亭王如金善香氏校

盤龍齋　劉毅字希樂小字盤龍初桓元於南州起齋悉畫盤龍於其上號爲盤龍齋毅至是遂居之

馬矟有餘　毅兄邁少有才幹爲殷仲堪中兵叅軍桓元之在江陵甚豪橫士庶畏之過於仲堪元曾於仲堪聽事前戲馬以矟擬仲堪邁時在座謂元曰馬矟有餘精理不足

諸葛晳徵　諸葛長民瑯琊陽郡人富貴之後常一月中輙十數夜眠中驚起跳踉如與人相打毛修之

常與同宿見之駭愕問其故長民答曰正見一物甚黑而有毛脚不分明奇健非我無以制之其後來轉數屋中柱及椽桷間悉見有蛇頭令人以刀懸斫應刀隱藏去輒復出又擣衣杵相與語如人聲不可解於壁見有巨手長七八尺臂大數圍令斫之豁然不見未幾伏誅

兎缺　魏詠之字長道任城人家世貧素而躬耕爲事好學不倦生而兎缺有善相者謂之曰卿當富貴年十八聞荊州刺史殷仲堪帳下有名醫能療之

貧無行裝謂家人曰殘醜如此用活何爲遂齎數斛米西上以投仲堪既至造門自通仲堪與語嘉其盛意召醫視之醫曰可割而補之但須百日進粥不得笑語詠之曰半生不語而有半生亦當療之況百日耶仲堪於是處之別室令醫善療之詠之遂閉口不語唯食薄粥其厲志如此

臥龍城　張軌字士彥安定烏氏人爲凉州刺史威名大震惠帝遣加安西將軍封安樂鄉侯邑千戸於是大城姑臧其城本匈奴所築也南北七里東西

三里地有龍形故名臥龍城初漢末博士敦煌侯瑾謂其門人曰後城西泉水當竭有雙闕起其上與東門相望中有霸者出焉至魏嘉平中郡官果起學館築雙闕於泉上與東門正相望矣至是張氏遂霸河西

河西行錢　參軍索輔言於張軌曰古以金貝皮幣爲貨息穀帛量度之耗二漢制五銖錢通易不滯泰始中河西荒廢遂不用錢裂匹以爲段數縑布既壞市易又難徙壞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今中

州雖亂此方安全宜復五銖以濟通變之會軌納之立制準布用錢錢遂大行人賴其利

得璽擬肘　張寔字安遜軌子也既嗣位蘭池長趙貞上軍士張冰得璽文曰皇帝璽羣僚上慶稱德寔曰孤常忿袁本初擬肘諸君何忽有此言因送於京師

靈鈞臺　張茂字成遜營築靈鈞臺周輪八十餘堵基高九仞武陵人閻曾夜叩門呼曰武公遣我來曰何故勞百姓而築臺乎姑臧令辛巖以曾妖妄請

殺之虔曰吾信勞人會稱先君之令何謂妖乎
便乎得人　張駿字公庭遣參軍王騭聘於劉曜曜謂
之曰貴州必欲追蹤竇融欵誠和好卿能保之乎
騭曰不能曜侍中徐邈曰君來和同而云不能何
也騭曰齊桓貫澤之盟憂心兢兢諸侯不召自至
葵邱之會驕而矜誕叛者九國趙國之化常如今
日可也若政教陵遲尚未能察邇者之變況鄙州
乎曜顧謂左右曰此凉州高士使乎得人禮而遣
之

四時殿　駿盡有隴西之地士馬強盛雖稱臣於晉而
不行中興正朔舞六佾建豹尾所置官僚府寺擬
於王者而微異其名又分州西界三郡置沙州東
界六郡置河州二府官僚莫不稱臣又於姑臧城
南築城起謙光殿畫以五色飾以金玉窮盡珍巧
殿之四面各起一殿東曰宜陽青殿春三月居之
章服器物皆依方色南曰朱陽赤殿夏三月居之
西曰政刑白殿秋三月居之北曰元武黑殿冬三
月居之其旁皆有直省內官寺署一同方色及未

年任所游處不復依四時而居

秋收三倍　駿境內嘗大饑穀價踊貴市長譚詳請出倉穀與百姓三倍徵之從事陰據諫曰昔西門豹宰鄴積之於人解扁莅東封之邑計入三倍文侯以豹有罪而可賞扁有功而可罰今詳欲因人之飢以要三倍反裘傷皮未足爲喻駿納之

西王母祠　永和元年酒泉太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卽崑崙之體也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卽謂此山此山有石室玉堂珠璣鏤飾煥若神宮宜立

西王母祠以裨朝廷無疆之福駿從之

梟鳴牙中　張重華字泰臨既嗣位石季龍遣將侵寇不輟詔馬張耽薦主簿謝艾兼資文武明識兵畧若授以斧鉞委以專征必能折衝禦侮殲殄凶類重華召艾問以討寇方畧艾曰昔耿弇不欲以賊遺君父黄權願以萬人當寇乞假臣兵七千爲殿下吞王擢麻秋等重華大悦以艾爲中堅將軍配步騎五千擊秋引師出振武夜有二梟鳴於牙中艾曰梟邀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克敵之

兆於是進戰大破之斬首五千級重華封艾爲福

祿伯

冠服如此　重華以謝艾爲使持節軍師將軍率步騎三萬進軍臨河石季龍將麻秋以三萬衆距之艾乘軺車冠白帽鳴鼓而行秋望而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矟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左戰帥李偉勸艾乘馬艾不從乃下車踞胡牀指麾處分賊以爲伏兵發也懼不敢進張瑁從左南緣河而截其後秋軍乃退艾乘勝奔

鬱遂大敗之

短尾爲刁　張天錫遣從事中郎韓博奉表并送盟文博有口才桓温甚稱之嘗大會温使司馬刁彜嘲之彜謂博曰君是韓盧後耶博曰卿是韓盧後温笑曰刁以君姓韓故相問焉他自姓刁那得韓盧後耶博曰明公脫未之思短尾者則爲刁也一坐推歎焉

白額駒　凉武昭王諱暠字元盛小字長生隴西成紀人姓李氏漢前將軍廣之十六世孫也父昶少有

令名早卒遺腹生元盛少而好學性沉敏寬和美
器度通涉經史尤善文義及長頗習武藝誦孫吳
兵法嘗與呂光太史令郭麐及其同母弟宋繇同
宿麐起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李君有國土之分
家有騧草馬生白額駒此其時也
靖恭之堂　李暠既爲涼州牧乃遣宋繇東伐梁興并
擊玉門以西皆下之遂屯玉門陽關廣田積穀爲
東伐之資初呂光之稱王也遣使市六璽玉於于
闐至是玉至敦煌納之郡府仍於南門外臨水起

堂名曰靖恭之堂以議朝政閱武事圖讚自古聖
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貞女元盛親爲序頌以明
鑒戒之義當時文武羣僚亦皆圖焉有白雀翔於
靖恭堂元盛觀之大悅又立泮宮增高門學生五
百人起嘉納堂於後園以圖讚所志

述志賦　嵩以緯世之量當呂氏之末爲羣雄所奉遂
啟覇圖兵無血刃坐定千里謂張氏之業指期而
成河西十郡歲月而一旣而禿髮傉檀入據姑臧
沮渠蒙遜基宇稍廣於是慨然著述志賦焉

槐樹賦　河右不生楸槐柏漆張駿之世取於秦隴而植之終於皆死酒泉宮之西北隅有槐樹生焉元盛又著槐樹賦以寄情蓋嘆僻陋遐方立功非所也

官無中人　李密字令伯犍爲人也以太子洗馬出爲温令有才能常望內轉而朝廷無援乃遷漢中太守自以失分懷怨及賜餞東堂詔密令賦詩末章曰人亦有言有因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然武帝忿之

元鳥賦　密之子賜字宗石少能屬文嘗爲元鳥賦詞甚美

母目豁然　盛彥字翁子廣陵人母王氏因疾失明婢使數見捶撻婢忿恨伺彥暫行取蠐螬炙飴之母食以爲美然疑是異物密藏以示彥彥見之抱母慟哭絕而復蘇母目豁然即開從此遂愈

廢蓼莪　王裒字偉元城陽營陵人母性畏雷母沒每雷輒到墓曰裒在此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

送所役生　袁門人為本縣所役告袁求屬令袁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且吾不執筆已四十年矣乃步擔乾飯兒負鹽豉草屩送所役生到縣門徒隨從者千餘人安邱令以為詣已整衣出迎之袁乃下道至土牛旁磬折而立云門生為縣所役故來送別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卽放之一縣以為恥

鹿犯其松　許孜字季義東陽吳寧人師事豫章太守會稽孔冲受詩書禮易及孝經論語學竟還鄉里

中在都發亡孜聞問盡哀負擔奔赴送喪還會稽
蔬食執役制服三年俄而二親沒柴毀骨立杖而
能起建墓於縣之東山躬自負土不受鄉人之助
或愍孜羸憊苦求來助孜晝則不逆夜便除之每
一悲號鳥獸翔集孜以方營大功乃棄其妻鎮宿
墓所列植松柏亘五六里時有鹿犯其松栽孜悲
嘆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忽見鹿為猛獸所殺置
於所犯栽下孜悵惋不已乃為作冢埋於隧側猛
獸即於孜前自撲而死孜益歎息又取埋之自後

樹木滋茂而無犯者積二十餘年孜乃更娶妻立宅墓次烝烝朝夕奉亡如存鷹雉栖其梁簷鹿與猛獸擾其庭圍交頸同遊不相搏噬元康中郡察孝廉不起巾褐終身年八十餘卒於家邑人號其居爲孝順里

守疫　庾袞字叔褒明穆皇后伯父也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殆癘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袞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侍晝夜不眠其閒復撫柩哀臨不輟如

此十有餘旬疫勢旣歇家人乃反毗病得差袤亦
無恙

箕帚　庚袤兄女曰芳將嫁美服旣具袤乃刈荊苕爲
箕帚召諸子集之於堂男女以班命芳曰芳乎汝
少孤汝逸汝豫不汝疵瑕今汝適人將事舅姑灑
掃庭內婦之道也故賜汝此匪器之爲美欲溫恭
朝夕雖休勿休也

喪旐繞樹　顔含字宏都瑯琊莘人兄畿咸寧中得疾
就醫自療遂死於醫家家人迎喪旐每繞樹而不

可解引喪者顛仆稱畿言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耳今當復活慎無葬也其父祝之曰若爾有命復生豈非骨月所願今但欲還家不爾葬也旐乃解及還其婦夢之曰吾當復生可急開棺婦頗說之其夕母及家人又夢之即欲開棺而父不聽含時尚少乃慨然曰非常之事古則有之今靈異至此開棺之痛孰與不開相負父母從之乃共發棺果有生驗以手刮棺指爪盡傷然氣息甚微存亡不分矣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語飲

食所須託之以憂閫家營視頓廢生業雖在毋妻不能無倦含乃絕棄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石崇重含悖行贈以甘旨含謝而不受或問其故答曰病者綿昧生理未全旣不能進啖又未識人惠若當謬留豈施者之意也識覺不起

青衣授藥　含嫂樊氏因疾失明醫人疏方須髯蛇膽尋求備至無由得之含憂歎累時嘗晝獨坐忽有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持一青囊授含含開視乃蛇膽也童子逡巡出戶化成青鳥飛去得膽藥成

嫂病即愈

問佞於我　時王導帝之師傅論者謂百僚宜為降禮太常馮懷以問於含含曰王公雖重理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於我我其有邪德乎

冬菫啓粟　劉殷字長盛新興人曾祖母王氏盛冬思菫而不言食不飽者一旬矣殷怪而問之王言其故殷時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曰殷罪釁深重幼

丁艱罰王母在堂無旬月之養殷爲人子而所思
無獲皇天后土願垂哀愍聲不絕者半日於是忽
若有人云止止殷收淚視地便有堇生焉因得斛
餘而歸食而不減至時堇生乃盡又嘗夜夢人謂
之曰西籬下有粟窖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
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載始盡
女妻劉殷　殷同郡有張宣子者并州豪族也家富於
財欲以女妻殷其妻怒曰我女年始十四姿識如
此何慮不得爲公侯妃而遽以妻劉殷乎宣子曰

非爾所及也誡其女曰劉殷至孝冥感兼才識超世此人終當遠達爲世名公汝其謹事之張氏性亦婉順事王母以孝聞奉殷如君父焉及王氏卒殷夫婦毀瘠幾至滅性時柩在殯而西鄰失火風勢甚盛殷夫婦叩殯號哭火遂越燒東家後有二白鳩巢其庭樹自是名譽彌顯

一門七業　殷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北州之學殷門爲盛

叩凌求魚　王延字延元西河人九歲喪母泣血三年幾至滅性每至忌日則悲啼一旬繼母卜氏遇之無道恒以蒲穰及敗麻頭與延貯衣其姑聞而問之延知而不言事母彌謹卜氏嘗盛冬思生魚勑延求而不獲杖之流血延尋汾叩凌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踊出冰上延取以進母卜氏食之積日不盡於是心悟

利鋪報仇　王談吳興烏程人年十歲父為隣人竇度所殺談陰有復仇志而懼為度所疑寸刃不齎日

夜伺度未得年十八乃密市利鍤陽若畊鋤者度常乘船出入經一橋下談伺度行還伏草中度既過談於橋上以鍤斬之應手而死既而歸罪有司太守孔巖義其孝勇列上宥之

七墓十三棺　吳逵吳興人經荒饑疾病合門死者十有三人逵時亦病篤其喪皆鄰里以葦席裹而埋之逵夫婦既存家極貧窘冬無衣被晝則傭賃夜燒磚甓晝夜在山未嘗休止遇毒蟲猛獸輒爲之下道期年成七墓十三棺時有賻贈一無所受

雞羣野鶴　嵇紹字延祖中散大夫康之子也武帝徵爲祕書丞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然如野鶴之在雞羣戎曰君復未見其父耳

嵇侍中血　紹馳詣行在値王師敗績於蕩陰百官及侍衞莫不散潰唯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衞兵交御輦飛矢雨集紹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天子深哀歎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

弔莊周文　嵇含字君道時宏農王粹以貴公子尚主館宇甚盛圖莊周於室廣集朝士使含爲之讚含援筆爲弔文文不加點其序曰帝壻王宏遠華池豐屋廣延賢彥圖莊生垂綸之象記先達辭聘之事畫眞人於刻桷之室載退士於進趍之堂可謂托非其所可弔不可讚也其辭曰邁矣莊周天縱特放大塊授其生自然資其量器虛神清窮元極曠人偽俗季眞風既散野無訟屈之聲朝有爭寵之歎上下相凌長幼失貫於是借元虛以助溺引

道德以自獎戸牀悟曠之辭家書老莊之象今王生沉淪名利身尙帝女連耀三光有出無處池非嵒石之留宅非茅茨之宇馳屈産於皇衢畫茲象其焉取嗟乎先生高跡何局生處嵒岫之居死寄彫楹之屋托非其所沒有餘辱悼大道之湮晦遂含悲而吐曲粹有媿色

學書忘羊　王育字伯春京兆人少孤貧爲人傭牧羊每過小學必歔欷流涕時有暇卽折蒲學書忘而失羊爲羊主所責育將鬻已以償之同郡許子章

敏達之士也闞而嘉之代育償羊給其衣食使與子同學遂博通經史身長八尺餘鬚長三尺容貌絶異音聲動人子章以兄之子妻之爲立別宅分之資業育受之無媿色

雀畏死鷂　太守杜宣命育爲主簿俄而宣左遷萬年令杜令王攸詣宣宣不迎之攸怒曰卿往爲二千石吾所敬也今吾儕耳何故不見迎欲以小雀遇我使我畏死鷂乎育執刀叱曰君辱臣死自昔而然我府君以非罪黜降如日月之蝕耳小縣令敢

輕辱吾君汝謂我刀鈍邪

安得此絹　胡威字伯武淮南壽春人父質之爲荊州

也威自京都定省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驅驢單行

每至客舍躬放驢取樵炊爨食畢復隨侶進道旣

至見父停廐中十餘日告歸質賜絹一匹爲裝威

曰大人淸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我俸祿之

餘以爲汝糧耳威受之辭歸

淸恐人知　威遷徐州刺史勤於政術風化大行後入

朝武帝語及平生因歎其父淸謂威曰卿孰與父

清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臣不及遠
也

白孝婦寃　曹攄字顏遠譙人補臨淄令縣有寡婦養
姑甚謹姑以其年少勸令改適婦守節不移姑愍
之密自殺親黨告婦殺姑官爲考鞫寡婦不勝苦
楚乃自誣獄當決適值攄到攄知其有冤更加辨
究具得情實時稱其明

聖君　攄在縣歲夕行獄見死囚愍之曰卿等不幸致
此非所如何新歲人情所重豈不欲暫見家耶衆

囚皆涕泣曰若得暫歸死無恨也攄悉開獄出之
尅日令還掾吏固爭不可攄曰此雖小人義不見
負自爲諸君任之至日相率而還並無違者一縣
嘆服號曰聖君

探得不孝字　潘京字世長武陵漢壽人爲州所辟因
謁見問策探得不孝字刺史戲京曰辟士爲不孝
耶京舉版答曰今爲忠臣不得復爲孝子其機辯
皆此類

將妻入獄　喬智明字元達鮮卑人部人張兌爲父報

仇母老單身有妻無子智明愍之停其獄歲餘令兒將妻入獄兼陰縱之人有勸兒逃者兒曰有君如此何忍累之縱我得免作何面目視息世間於獄産一男會赦得免其仁感如是

獸斷盤囊　鄧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祖殷爲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一女子猛獸自後斷其盤囊占者以爲水邊有女汝字也斷盤囊者新獸頭代故獸頭也不作汝陰當汝南也果遷汝陰太守

娶妾得甥　攸棄巳子而存弟子其後妻不復孕過江

納妾甚寵之訊其家屬說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
名乃攸之甥攸素有德行聞之感恨遂不復畜妾
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爲之語曰天道無知使
鄧伯道無兒

孝感鶴雁　吳隱之字處默濮陽鄄城人事父母孝謹
及其執喪哀毀過禮家貧無人鳴鼓每至哭臨之
時恆有雙鶴警叫及祥練之夕復有羣雁俱集時
人咸以爲孝感所至

故酌貪泉　隱之雖居清顯祿賜皆頒親族冬月無被

嘗澣衣乃披絮勤苦同於貧庶廣州包帶山海珍異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世然多瘴疫人情憚焉唯貧窶不能自立者求補長史故前後刺史皆多黷貨朝廷欲革嶺南之弊隆安中以隱之為龍驤將軍廣州刺史假節領平越中郎將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既至語其親人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越嶺喪清吾知之矣乃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

州清掾逾厲常食不過菜及乾魚而已

賣犬嫁女　隱之爲謝石主簿將嫁女石知其貧素遣女必當率薄乃令移厨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後至自番禺其妻劉氏齎沉香一觔隱之見之遂投於湖亭之水

乞問太僕　文立字廣休巴郡臨江人時西域獻馬武帝問立馬何如對曰乞問太僕帝善之

譋人　劉兆字延世濟南東平人以春秋一經而三家殊塗諸儒是非之議紛然互爲仇敵乃思三家之

異合而通之周禮有調人之官作春秋調人七萬餘言皆論其首尾使大義無乖時有不合者舉其長短以通之又為春秋左氏解名曰全綜公羊穀梁解詁皆納經傳中朱書以別之又撰周易訓註以正動二體互通其爻凡所讚述百餘萬言

此易解耳　兆潛心著述嘗有人著靴騎驢至兆門外曰吾欲見劉延世兆儒德道素青州無稱其字者門人大怒兆曰聽前既進踞牀問兆曰聞君大學比何所作兆答如上事末云多有所疑客問之兆

說疑畢客曰此易解耳因為辨釋疑者是非兆別
更立意客一難兆不能對客去已出門兆欲留之
使人重呼還客曰覩親在此營葬宜赴之後當更
來也既去兆令人視葬家不見此客竟不知姓名
刊削手詔　徐邈東莞姑幕人官散騎常侍時武帝酣
樂之後好為手詔詩章以賜侍臣或文詞率爾所
言穢雜邈應時收斂還省刊削皆使可觀經帝重
覽然後出之是時侍臣被詔者或宣揚之故時議
以此多邈

出至樂篇　范宣字宣子陳留人言談未嘗及老莊客有問人生與憂俱生不知此語何出宣云出莊子至樂篇客曰君言不讀老莊何由識此宣曰小時嘗一覽時人莫之測也

惡抵軟抵　韋謏字憲道京兆人嘗謂子伯陽曰我高我曾重光累徽我祖我考父父子子汝為我對正值惡抵伯陽曰伯陽之不肖誠如尊教尊亦正值軟抵耳謏慙無言時人傳為嗤笑

焚書改嫁　王歡字君厚樂陵人安貧樂道專精耽學

不營產業常丐食誦詩雖家無斗儲意怡如也其妻患之或焚毀其書而求改嫁歡笑而謂之曰卿不聞朱買臣妻邪聞者哂之

華林宴射詩　應貞字吉甫汝南南頓人魏侍中應璩之子自漢至魏世以文章顯軒冕相襲爲郡盛族貞善談論以才學稱夏侯元有盛名貞詣元元甚重之舉高第頻歷顯位武帝爲撫軍大將軍以爲參軍及踐祚遷給事中帝於華林園宴射貞賦詩最美

孝烏賦　成公綏字子安東郡白馬人有孝烏集其廬
舍綏謂有反哺之德以爲祥禽乃作賦美之文多
不載

天地賦　成公綏以爲賦者貴能分賦物理敷演無方
天地之盛可以致思矣歷觀古人未之有賦豈獨
以至麗無文難以辭贊不然何其闕哉遂爲天地
賦

嘯賦　子安雅好音律嘗當暑乘風而嘯泠然成曲因
爲嘯賦

三都賦　左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其先齊之公族有
左右公子因爲氏焉家世儒學父雍起小吏以能
擢授殿中侍御史思少學鍾胡書及鼓琴並不成
雍謂友人曰思所曉解不及我少時思遂感激勤
學兼善陰陽之術貌寢口訥而辭藻壯麗不好交
游唯以閑居爲事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
都會妹芬入宮移家京師乃詣著作郎張載訪岷
邛之事遂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紙筆遇得一
句卽便疏之自以所見不博求爲祕書郎及賦成

時人未之重思自以其作不謝班張恐以人廢言安定皇甫謐有高譽思造而示之謐稱善爲其賦序張載爲注

覆甕　初陸機入洛欲爲三都賦聞左思作之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及思賦出機絕歎伏以爲不能加也遂輟筆焉

叱牛聲　趙至字景眞代郡人寓居洛陽緱氏令初到官至年十三與母全觀母曰汝先世本非微賤世

亂流離遂爲士伍耳爾後能如此不至感毋言詰師受業聞父叱牛聲投書而泣師怪問之至曰我小未能榮養使老父不免勤苦師甚異之

頭小而銳

至年十四詣洛陽游太學遇嵇康於學寫石經徘徊視之不能去請問姓名康曰年少何以問邪曰觀君風器非常所以問耳康異而告之後乃亡到山陽求康不得而還又將遠學母禁之至遂陽狂走三五里輒追得之年十六遊鄴復與康相遇隨康還山陽改名浚字允元康每曰卿頭小

而銳童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風矣

敘別書　至與嵇康兒子蕃友善及將遠適乃與蕃書

敘離并陳其志曰昔李叟入秦及關而嘆梁生適越登岳長謡夫以嘉遯之舉猶懷戀恨況乎不得已者哉唯別之後離羣獨逝背榮讌辭倫好經迴路造沙漠雞鳴戒旦則飄爾晨征日薄西山則馬首靡託尋歷曲阻則沉思鬱結登高遠眺則山川攸隔或乃迴風狂厲白日寢光徙倚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臯之內慷慨重阜之顛進無所由退無

所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嶠隊溝渠亘不可度斯
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之心所懼也至若蘭芷傾
頓桂林移植根荄未樹而牙淺莖急每恐風波潛
駭危機密發此所以怵惕於長衢也又北土之性
難以托根投人夜光鮮不按劒今將植橘柚於元
朔榮華藹於修陵表龍章於裸壤奏韶武於聾俗
固難以取貴矣夫物不我貴則莫之與莫之與則
傷之者至矣飄颻遠遊之士托身無人之鄉總轡
遐路則有前言之難懸鞍陋宇則有後慮之戒朝

霞啟暉則身疲而遄征太陽戢曜則情動而夕惕肆目平隰則寥廓而無覩極聽修原則掩寂而無聞吁其悲矣心傷瘁矣然后知步驟之士不足爲貴也顧景中原憤氣雲踊哀物悼世激情風厲龍嘯大野獸睇六合猛志紛紜雄心四據思躡雲梯橫奮八極披艱掃穢蕩海夷岳蹴崑崙使西倒躡泰山令東覆平滌九區恢維宇宙斯吾之鄙願也時不我與垂翼遠逝鋒距靡加六翮摧屈自非知命孰能不憤悒者哉吾子殖根芳苑濯秀清流躊

葉華崖飛藻雲肆俯據潛龍之渚仰蔭游鳳之林
榮曜眩其前艷色餌其後良疇交其左聲名馳其
右翺翔倫黨之間弄姿帷房之裏從容顧眄綽有
餘裕俯仰吟嘯自以爲得志矣豈能與吾曹同大
丈夫之憂樂哉去矣嵇生遠離隔矣煢煢飄寄臨
沙漠矣悠悠三千路難涉矣攜手之期邈無日矣
思心彌結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身雖
胡越意存斷金各敬爾儀敦履璞沉繁華流蕩君
子弗欽臨紙意結知復何云

甄舒仲　鄒湛字潤甫南陽新埜人嘗見一人自稱甄舒仲餘無所言如此非一久之乃悟曰吾宅西有積土敗瓦其中必有死人甄舒仲者予舍西土瓦中人也檢之果然厚加斂葬葬畢遂夢此人來謝

鳳鳴龍躍　褚陶字季雅吳郡錢塘人弱不好弄少而聰慧清淡閑默以墳典自娛年十二作鷗鳥水碓二賦見者奇之陶嘗謂所親曰聖賢備在黃卷中舍此何求州郡辟不就吳平召補尚書郎張華見之謂陸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

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機曰公但未覩不鳴不躍者耳華曰故知延門之德不孤川岳之寶不匱矣

釋時論　王沉字彥伯高平人少有俊才出於寒素不能隨俗沉浮爲時豪所抑仕郡文學掾鬱鬱不得志乃作釋時論

孤奮論　元康初松滋令吳郡蔡洪字叔開有才名作孤奮論與釋時意同讀者莫不嘆息焉

江東步兵　張翰字季鷹吳郡吳人父儼吳大鴻臚翰

有淸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時人號爲江東步兵首邱賦　翰爲齊王冏東曹掾見天下方亂因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著首邱賦

卽時一杯酒　翰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耶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卽時一杯酒時人貴其曠達



